



巫师神探

IT

死亡节拍

[美]吉姆·布契 (Jim Butcher) 著 刘竹溪 译

春天的第一缕充满生命力的清风拂过脸庞，让你泪流满面的巨大的音乐激情、玩耍的小孩发出的天真富有感染力的咯咯笑声——这些都是魔法之源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巫师神探

DEAD BEAT



死亡节拍

[美]吉姆·布契 (Jim Butcher) 著 刘竹溪 译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节拍 / (美) 布契 (Butcher, J.) 著; 刘竹溪
译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6
(巫师神探系列; 7) 书名原文: Deat Beat
ISBN 978-7-222-09544-1

I. ①死… II. ①布… ②刘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3154号

责任编辑: 马清 黄河飞
选题监制: 苗洪 钱其强
特约编辑: 孙广洁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
内文版式: 睿佳工作室

书名	死亡节拍
作者	[美] 吉姆·布契 著
译者	刘竹溪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pn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本	870×1280 1/32
印张	16.25
字数	290千
版次	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书号	ISBN 978-7-222-09544-1
定价	28.00元



故事人物简介

哈利·德累斯顿：巫师，失物代寻、灵异现象侦察、诊断、咨询；收费低廉；爱情万灵丹、百宝囊、宴会表演与其他娱乐活动等概不受理。不夸张地说，他是这行的翘楚。

凯琳·玛菲：芝加哥警局特殊调查小组组长，专门处理灵异事件。雇佣哈利为顾问，同时是他的好友。

老鲍：在骷髅头里栖息的一个有智能的灵体，对于哈利来说，它相当于灵界百科全书。

托马斯：白宗室的吸血鬼。

瓦尔德·巴特斯：法医。

格雷韦恩：通灵师。

比利·博登：狼人的首领。

约翰尼·马科：芝加哥下层社会势力最大的黑社会人物。

吉姆·布契作品

- ◎ 1997年《地狱蓝调》*KILLING FLOOR*
- ◎ 2000年《血魔法之罪》*STORM FRONT*
- ◎ 2001年《愚人之月》*FOOL MOON*
- ◎ 2001年《凶险陵墓》*GRAVE PERIL*
- ◎ 2002年《夏日骑士》*SUMMER KNIGHT*
- ◎ 2003年《死亡面具》*DEATH MASKS*
- ◎ 2004年《鲜血祭仪》*BLOOD RITES*
- ◎ 2005年《死亡节拍》*DEAD BEAT*
- ◎ 2006年《灵异档案》*PROVEN GUILTY*
- ◎ 2007年《不眠之夜》*WHITE NIGHT*
- ◎ 2008年《恶鬼快递》*SMALL FAVORS*
- ◎ 2009年《轮回外套》*TURN COAT*
- ◎ 2010年《变异》*CHANGES*

第一章

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种族有谋杀癖。

据创世记所言，只需四人就能让地球拥挤不堪^①。兄弟相残是有史以来第一桩谋杀案。创世记说：第一个由凡人父母生下的孩子该隐，因忌妒导致暴怒，在他的兄弟亚伯压根没有意识到的时候，将其击杀，开了历史先河，让后人效仿。这真是一场罄竹难书的恶行。

打开自家公寓的大门，我立刻——对悲剧的该隐感同身受。

我的公寓在芝加哥，是一栋百年老宅的地下室，姑且算做一个大房间。厨房建在房间的凹陷处，壁炉四季不息，卧室皮卡货斗大小，盥洗间刚好装下水槽、马桶和花洒。因为囊中羞涩，所以家具都是二手货，但用着还算舒适。架子上有许多书，小地毯和蜡烛也应有尽有。房间不大，但至少干净。

或者曾经干净。

小地毯简直一团乱麻，露出破损的石质地板。一把安乐椅四仰

^① 四个人：亚当（父亲）、夏娃（母亲）、该隐（长子，农民）、亚伯（次子，牧民）。亚当与夏娃由耶和华所造，该隐和亚伯是他们的儿子。他们是世界上最初的四个凡人。由于忌妒亚伯献给耶和华的祭品（肉）比自己的（粮食）好从而得到更多的宠爱，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弟弟。事见《旧约全书·创世记》4：1-4、16。

八叉地倒着，也没人去把它扶起来。沙发上的坐垫不翼而飞，凹陷式窗户上的窗帘也被扯掉了。一束傍晚的日光洒入屋子，照亮了那些从书架上掉了一地的书。平装书弯折着，精装书咧着嘴，把我个人消遣娱乐的源头全数打乱。

壁炉多少算是这次地震的震中，那里有乱丢的衣服，几只空酒瓶，还有个干净得可疑的盘子——无疑是其他房客的杰作。

进门时我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一下。灰猫密斯特从书架顶上的窝里跳下来，但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冲上我的肩头作为见面礼，而是轻蔑地留给我一个背影，然后从前门飘了出去。

我叹了口气，穿过废墟来到厨房壁橱检查。猫的食盆和水盆都空空如也，难怪密斯特这么不爽。

厨房地板上一个蓬松的毛球拖着羞怯而困顿的脚步向我走来。那是我的狗，茂斯^①。一年前它还是个可以装进我外套口袋的小灰狗，如今我真后悔当初没把那外套送到洗衣店去。茂斯从一个小毛球长成了一只大毛牛。虽然只看一眼你根本辨不出他的品种，不过它至少有一半羊毛线团血统。现在茂斯的肩膀都快到我的腰了，而兽医认为他还在青春期，换句话说，这家伙将成为这个蜗居中的巨兽。

哎呀，茂斯的盘子也空了，它用鼻子拱着我的手，疑似意面酱汁的东西糊了它一脸，然后它把盘子刨到油毡铺垫的地板上。

“该死。”我该隐式地暗骂，“茂斯，又来这一套？”

茂斯四平八稳地跟着我走向卧室，一边走一边噗噗地喘气，仿

① Mouse，意为老鼠。

佛在做实况报道。

刚刚走近，卧室门就开了，一个天使面孔的金发辣妹冲入我的眼帘，她身上几乎一丝不挂，仅有一件根本掩不住胸前春光的棉质T恤。

“哎哟，”她的声音慵懒曼妙。“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这里还有别人。”看来大张旗鼓地潜入起居室，乱丢衣服，制造壁炉边的惨案的就是她了。从她慵懒自得的动作，我猜她满以为并且希望我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。

换做从前，我一定会尴尬到不行，搞不好还会偷瞥一眼。但自从与我那同母异父的淫魔哥哥一起生活了近一年后，我只觉得这样做很惹人厌。我转了转眼，问道：“托马斯呢？”

“托米？在洗澡吧。”辣妹说。她套上一身慢跑装备——运动短裤和与之配套的夹克，价值不菲的鞋子。“帮我个忙好吗？告诉他这件事——”

我不耐烦地打断了她：“这件事很有趣，你会一直珍视这段经历的，但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希望他以后找到个好女孩或者当总统什么的。”

她盯着我，金眉微蹙。“不要这么混……”她瞪大眼睛。“啊！抱歉——老天。”她向我靠过来，脸颊潮红，声音细得像闺蜜间的悄悄话：“真没想到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，你们俩想在那张小床上做什么？”^①

我眨眨眼，说道：“等会儿行不？”

^① 如果有人盯住身为巫师哈利的眼睛看，他/她和哈利就会在对方眼中看到彼此的秘密。由于哈利和托马斯住在一起，辣妹误会了这兄弟俩的性取向。

但她无视我的存在，走了出去，嘟囔道：“他真的是同志吗？”

我瞪着她的背影，然后又瞪着茂斯。

茂斯的舌头吊着，深色的尾巴轻轻摇晃，露出小狗犊子般的可爱表情。

我对它说：“闭嘴！”然后关上门，浴室里传来水流声。我把密斯特和茂斯的食物拿出来，茂斯立刻开始享用。“至少得把这只该死的狗喂了吧。”我低声抱怨着打开冰箱。

我在冰箱里翻箱倒柜，但什么吃的也没找到。这是最后一根稻草，却压倒了我这匹饥饿的骆驼。挫败感如同野火般蔓延，带着受创的心灵，我从冰箱前直起身来。

“嘿，”托马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“啤酒快没了。”

我转过身怒视着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。

托马斯身高六英尺出头，我想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，他看起来倒的确有点像我：僵硬的颧骨，长脸，强壮有力的下颚。但托马斯是雕刻大师的杰作，我只能算学徒工的习作。他浑身散发着古龙香水的气息，像画家笔下不知名的希腊神祇般俊美，我虽然不丑，但一比就相形见绌了。他的长发黑得连光都无法反射，即便刚洗完澡，已然开始纠结，他的双眸颜色如同雷雨云，他从不锻炼，却有着一副好身材。他此刻正是一身“标准家居制服”——赤膊加牛仔裤。我曾见过他以这身打扮去应一个女传教士的门，那位女士愤而用《守望台》^①猛击他，这次袭击留下的伤痕可真有趣。

^① 《守望台》(The Watchtower)，全称为宾夕法尼亚守望台圣经书社，是基督教团体耶和華见证人使用的主要法人之一，为非营利组织，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。他们出版以《守望台》为名的

这全然不是那个女孩的错。托马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白宗室的吸血鬼血脉。他是个通灵掠食者，以人类的鲜血^②为食——以密切的性接触为最佳渠道。他的这个身份像个光环般围绕着他，托马斯开始施展他的超自然魅力的时候，女人们当真无法抗拒。甚至他开始吸血的时候，她们都不想对他说“不”。他在轻微地伤害这些女人，他需要通过吸血来保持神智清明，而且他从来不会重复吸同一个女人的血。

他其实可以那样做。那些白宗室的牺牲品沉迷于被吸血的快感，渐渐沦为她们吸血鬼恋人的奴仆，但是托马斯从来不做得那样过火。他曾经犯过这样的错：他爱过的那个女人现在坐着轮椅聊度余生，终日沉浸在由他的触碰带来的致命快感中。

我咬紧牙关提醒自己，托马斯做到这样已经很难了，然后我告诉自己闭嘴，别唠叨。“我当然知道没有啤酒，”我吼道，“而且没有牛奶，也没有可乐。”

“嗯。”他说。

“还有，你好像没有时间喂密斯特和茂斯嘛。你出去遛茂斯了吗？”

“嗯，当然遛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是说，那个……今天早上你出去工作的时候我带他出去遛来着，然后就遇到了安吉。”

“又一个晨练者。”我再一次该隐式地说道，“你打过包票不再带陌生人回家，托马斯，这次居然还他妈在我的床上！我晕，你

传教半月刊。

② 原文为原始的生命力。犹太人认为人的生命力源自血液，这种观念影响了他们的宗教，比如《旧约全书·利未记》17：14-17：16禁止信徒食用血。a

自己看看这地方。”

他故作无辜地看看周围，恍然大悟般叹了口气。“靠，哈利，不好意思，安吉真的是个很……很极端。很运动的人，我没想到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从地上捡起一本迪恩·孔茨的《守望者》^①，试图抚平书上的折痕。“哇，”他心虚地补充道，“这里真被搞得有点乱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对他说，“你整天都待在家里，你不是说过要带茂斯去看兽医，再搞搞清洁，买点杂货什么的吗？”

“嘿，算了吧。”他说，“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

“连瓶啤酒都没有。”我环视着这片瓦砾场吼道，“我从玛菲那里接到个业务电话，她说她要顺便来下家里。”

托马斯扬起眉毛。“哦，是吗？哈利，别见怪，但我真怀疑那是个约会电话。”

我瞪着他：“你别闹了行不？”

“跟你说，你该约她出去，速战速决，她肯定会答应。”

我把冰箱门砸上：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”

“好吧好吧。”托马斯温和地说。

“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们在工作上合作，私下里也是朋友，但仅限于此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他附和道。

“我对玛菲没兴趣，”我说，“她对我也一样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他转动眼珠，开始收拣地上

^① 迪恩·孔茨（Dean Koontz，一九四五年至今）。美国悬疑作家，作品融合了恐怖、科幻、神秘、讽刺的元素。多部作品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。同时他也是《巫师神探》电视剧版的编剧。

的书。“你要把家里拾掇干净的原因，就是想让你的生意伙伴不介意在这里多待一会儿。”

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星星你个大石头，托马斯，我又没有叫你摘天上的月亮。你不用付我房租，但是你就不能在上班前帮我做点事吗？”

“唔，”托马斯搔搔头。“那个……。”

“什么那个？”我紧追不放，他本该不在家的。家政小妖精下午要来做清洁，如果有人在家，它们就不会出现，要是我把它们的事告诉别人，小妖精就再也不会光临了。别问我为何，也许是因为它们的工会会规很严吧。

托马斯耸耸肩，一屁股坐在沙发扶手上。“我没钱带茂斯去看兽医，也没钱买杂货，”他避开我的视线。“我又把老板给炒了。”

我盯着他，拼命装出怒气冲冲的模样。但随即我就意识到了他声音里的挫败和屈辱感——他不是在骗我。

“该死，”这两个字只有一部分是冲着托马斯的。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还是老一套，”他说，“得来速的女经理跟着我到冷库，然后就扯掉了自己的衣服，老板刚好进来检查，当场就把我炒了。从老板看她的眼神中我猜她会升职，我恨死性别歧视了。”

“至少这回是个女人嘛，”我说，“得继续加强你的自我控制了。”

他的声音变得有些苦涩：“我的一半灵魂是恶魔，这没办法控制。”

“我才不相信。”

“你是个巫师，但这并不代表你了解这件操蛋事。”他说道，“我没办法过普通人的生活，生理构造决定的。”

“你做得还不错嘛。”

“不错？”他的声音拔高了。“我能够在五十步的距离就让一个处女失去抵抗力，却没法干一份工作超过两个星期，还是一份要戴着愚蠢的发网和纸帽子的工作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干得不错啦？”

他猛地打开放衣物的小箱子，抓出一双鞋子和一件皮夹克，气呼呼地套上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愈来愈黑的夜晚。

还是没有收拾他搞出来的残局就跑了啊，我很不厚道地想到。我摇着头朝茂斯看了一眼，它头枕着爪子趴在地上，满眼的悲伤。

托马斯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位亲人，但这也改变不了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适应正常生活的事实。他倒是很擅长做吸血鬼，与生俱来。无论他如何拼命想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他总是不断地遇到麻烦事，虽然他从来不说，但我感觉得到他越来越绝望。

茂斯轻轻地呼出一口气，应该不是在抱怨。

“我明白，”我对这畜生说，“我也担心他啊。”

我拉着茂斯长长地遛了一圈，回家时芝加哥已被十月下旬的暮色笼罩。我从信箱里取出邮件，走向地下室。一辆车碾在公寓外的砾石路面上，吱嘎作响地驶入几步之外的停车位。一位身材娇小的金发女郎走下车来，身着牛仔裤，尖扣子的蓝色领衬衫，外罩一件

白袜队^①防风夹克，没关掉引擎就跳下车来。

凯琳·玛菲怎么看也不像处理整个大芝加哥区夜间案件的执法处处长。当巨魔袭击行人，吸血鬼将受害者弃尸街头，或者某个有法力没良心的家伙发了疯，芝加哥中心警局特殊调查组就会奉命介入。当然，才没有人真的相信巨魔、吸血鬼、邪恶幻术师这样的说法呢。但一旦诡异的事情发生，特殊调查组就得负责向公众解释说“那只是一个戴着橡胶面具的家伙，没什么好担心的”之类的。

特殊调查组真是一份逊毙了的工作，但工作人员可不是傻子，他们清楚地知道外面的黑暗里有一些超出传统理解力的事情。尤其是玛菲，她决心要为她手下的警察们提供所需的一切指导，而我则是她最好的武器之一。当特殊调查组碰上什么真正很危险或是没见过的案子时，她就会来找我当顾问，他们付的佣金则是我日常开销的最主要来源。

看到玛菲时，茂斯发出轻轻的哈气声作为问候，摇着尾巴向她小跑过去。如果我伸直双腿上身前倾，绝对可以在砾石路上溜起早冰，可是眼下，这条大狗让我除了跟上之外别无选择。

玛菲马上蹲下身来，把手伸进茂斯耳朵上蓬松的软毛里用力挠着：“嘿，小子你好吗？”

茂斯在她的手上来了好几个小狗式湿吻。

莫非虽然嘴里说着“讨厌”，但脸上却笑意盈盈。她推开茂斯的嘴，站起身来。“晚上好啊，哈利，真高兴逮到你了。”

“刚结束遛弯。”我说，“要进来坐坐不？”

^① 芝加哥白袜队（1893--），美国职棒大联盟（MLB）球队，隶属美联中区，夺得过三次MLB总冠军。但也曾卷入史上最大假球案：黑袜事件。

玛菲面容姣好，双眼湛蓝，由于金发收成马尾，她看起来比平常年轻许多。她的表情却谨慎到有些难受的样子。“好意心领了。”她说，“我还得去赶飞机，没时间了。”

“啊，去哪儿？”

“要出远门一段时间，”她说，“下个星期一下午应该就会回来，希望我不在的时候你能帮忙浇浇花。”

“哦，”她希望我帮她浇花，好含蓄，好性感。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

“谢啦。”她递给我一把单独挂在小钢圈上的钥匙。“这是后门钥匙。”

我接下了。“你要去什么地方？”

她脸上的表情显得更难受了。“哦，去度假。”

我眨眨眼。

“我好几年没休假了，”她像是在为自己申辩，“我该休息下了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嗯……休假。一个人去？”

她耸耸肩：“我正要跟你说呢，我不想搞出什么麻烦，但我希望如果我没有按时归队，你知道我在哪儿，跟谁在一起。”

“对啊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”

她点点头：“我要跟金凯德去夏威夷。”

我又眨眨眼。

“嗯，是出公差？”

她把身体重心移到另一条腿。“不是的，我们一起出去约会过几次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玛菲，”我抗议道，“你疯了？那家伙就是个惹事精。”

她怒视着我：“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，我是个成年人，德累斯顿。”

“知道，但这家伙就是个财迷加杀手，他甚至不能完全算是人类，你不能信任她。”

“你就信任他了。去年对抗玛芙拉和她的那伙人的时候。”

我皱眉道：“那是两码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雇他除掉某些家伙。我当时并不是要带他去海——嗯，海滩。”

玛菲冲我弯起一条眉毛。

“跟他在一起不安全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又不是为了追求‘安全’才去的，”她的怒意更明显了。“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正是重点。”

“你别去。”

她皱着眉看了我一会儿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不想看你受到伤害，并认为你应该找个比他更好的人。”

她又盯着我的脸研究了一会儿，然后呼出鼻息：“我不是要跑去拉斯维加斯结婚，德累斯顿。我一年到头都在工作，但一个人过得也还不错，我想在走不动之前抽出点时间享受生活。”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叠起来的索引卡，“这是我要入住的酒店，方便我们保持联络。”

我收起索引卡，仍然锁着眉，直觉告诉我不太对劲。我们的手指相触，但隔着手套和疤痕我感觉不到她。“你确定会没事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：“我是个成年人了，哈利。是我选的目的地，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，我估计就算他想搞什么鬼把戏，也根本没办法事先安排好。”她隐约指了指藏在夹克腋下枪套里的手枪。“我会小心的，我保证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连假笑都免了，“我郑重声明，这是个昏招，玛菲，我希望你别被干掉。”

她蹙起眉，蓝眼睛闪烁着道：“我更希望你从这里听到‘旅途愉快’之类的。”

“随你便啦，玩得开心，到了给我捎个信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你照顾我的花草。”

“小事一桩。”

她冲我点点头，徘徊了片刻，又挠了挠茂斯的耳背，接着发动车子，飘然而去。

我目送着她，感到担心和嫉妒。

真的，真的很嫉妒。

妈的。难道托马斯是对的？

茂斯发出抱怨的声音，抓着我的腿。我叹了口气，把酒店索引卡插到口袋里，带着狗回到了公寓。

打开门，一阵新鲜的松木气味袭向我的鼻端——提醒一下，不是松木香清洁剂，是真正的新鲜松木，而且一点也不刺激。小妖精们已经来过了一——书回到了书架上，地板擦洗过了，窗帘已经修好，碗碟洗得干干净净，该做的全都做好了。他们的内部章程或许